

贝鲁特港湾的枪声

——海拉姆国王的宝库(上)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84

故事梗概

克拉温集团的职业杀手彼得·安波鲁兹乘“苏丹号”客轮，混入贝鲁特市区，小侦探艾哈迈德等奉命搜寻，艾不幸被俘。

危急中，艾哈迈德无意中认出彼得·安波鲁兹（真名杨克·吐鲁）打入W·O集团的同伙萨米。在小侦探欧斯曼、基斯、巴希姆等人的有力增援下，一天夜里，终于救出了艾哈迈德，并带走了罪犯萨米。经过审讯，得知：凌晨将有人带着台儿港地图乘快艇在贝鲁特港上岸，图上标有公元前300多年海拉姆国王沉没海底的宝库的位置，克拉温集团和W·O集团正在争夺那张地图，企图抢先打捞。凌晨，一个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上岸时，不幸遭到杨克·吐鲁枪击，落入水中。同时，杨克也被艾哈迈德从起重机上打落地上摔死。

但是，黑色皮包却不知去向！

贝鲁特港湾的枪声

时针指向三点二十五分，一艘满载旅客的埃及客轮“苏丹号”完成了海上的航行，正徐徐靠近贝鲁特港湾三号码头。发动机早已熄火，停止了转动，旅客中还没有一个人下船。一队荷枪实弹的黎巴嫩警察迅速地涌上轮船的甲板，守卫在海关人员的周围——他们正忙着检查来自亚历山大港的旅客们所持的护照。港口附近的水面上汽艇穿梭般往来，将“苏丹号”团团围住。码头上岗哨林立，布满了便衣警察，一派如临大敌的肃杀气氛。

港口已被严密地封锁了，警方搜捕的目标是一个名叫彼得·安波鲁兹的职业杀手。此人的外貌特征是：身高一米七五，体格健壮、身材匀称，黑头发，褐色的眼睛有些发黄，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藏有枪支。通告中还提到，彼得·安波鲁兹是一个危险性极大的人物，他行动敏捷，枪

法极准，性情残忍，杀人如麻。然而他的底细却只有极少的几个人了解。

列队在甲板上的武装警察，个个精神抖擞，注视着每一个走向海关人员身边的旅客，看着他们递上自己的护照。检查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细致的、一丝不苟的。不经彻底的检查，确认其身份，任何人都不允许下船。

那是仲夏最炎热的一天。骄阳似火，整个码头在烈日的炙烤下，热得烫人。警察中校沙姆特转身看看旁边的一个同事问道：“开罗方面的电报是什么时候到的？”回答是：“一刻钟以前。”

沙姆特忧心忡忡地说：“要是彼得这个家伙改变了主意，没乘坐这艘轮船呢？”

“埃及公安机关在来电中讲得很肯定，”同事回答说：“轮船起锚后很长时间，他们还收到过国际警察安特尔·波罗的电报，而且埃及公安人员根据阿拉伯航运公司提供的乘客名单，断定彼得就夹在《苏丹号》的旅客中，他们的来电就是这样说的。”

“只要彼得这个家伙真的混在旅客中间，那就休想从我们手中溜掉！”沙姆特攥了攥拳头，

自信地说。

身边的另一个同事补充说：“他肯定在船上，我刚问过轮船上主管旅客事务的负责人萨米尔准尉。他说，在收缴和检查从亚历山大港上船的乘客的护照时，他亲眼看到了彼得·安波鲁兹的护照夹在其中。”

沙姆特皱了皱眉说：“现在的问题是旅客人数太多，‘苏丹号’是一艘大船，船长告诉我说可以容纳1600名乘客。”

那个同事接着说：“我最担心的是安波鲁兹在这样严密的检查下，会不会狗急跳墙，使旅客的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我已经关照过咱们的人都换上便衣，不露声色，尽量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沙姆特向同事解释说。

检查手续不停地进行着，旅客们陆续离开了轮船。

当晚七点钟，贝鲁特十三个小侦探总部住地里断断续续地响起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铃声，整个住处只有哈姆一个人在值班，其他伙伴都离开了住处，吃饭的吃饭，去山上玩的去山上玩，纳凉

的纳凉，都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躲避这炙人的高温天气。

哈姆面前放着一瓶克拉什汽水（这是黎巴嫩夏令最受人欢迎的桔子汁饮料），手里捧着法尔蒂克·努尔塞特写的一部小说《伊本·阿维的一天》，这是一本描写已故法国领袖戴高乐及对他进行暗杀的小说，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哈姆看得入了迷，以至于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铃声响了好几次，才把她从故事中唤醒。她飞快地向报话室跑去。这是最近几周来，第一次收到上级零号的来电。

“零号通知J·K·C：

一个名叫彼得·安波鲁兹的罪恶累累的职业杀手已进入贝鲁特市，该犯是由亚历山大港乘苏丹号客轮抵达贝鲁特的。尽管警察事先已严密封锁了港口，但仍被他用惊人的欺骗手段蒙混过去。苏丹号的乘客全部下船后，保安人员立即搜查轮船，结果在一个头等舱房的盥洗室里发现了一个人，手脚被紧紧捆绑着，嘴里塞满了东西。起初还以为他就是安波鲁兹，因为他的外貌的确很象，但这个人却说自己叫西蒙·贾拉德，法国人，是做精密仪器生意的。贾拉德还说，他是在

船上与安波鲁兹认识的。船抵港前一小时左右，他正在收拾行李，安波鲁兹走了进来，贾拉德还没来得及问他有什么事，对方突然大打出手，猛击其头部，他倒下了，朦胧中，觉得来人在扒他的外衣，掏他的身份证，但他已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安波鲁兹便以西蒙·贾拉德的身份混下了船。令人吃惊的是，贾拉德比安波鲁兹年龄大，而且是黄头发、蓝眼睛，但是善于伪装的安波鲁兹居然能在半小时内化装成另外一个人，从保安人员的眼皮底下溜掉了。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要求你们参与搜捕彼得·安波鲁兹的行动。

注意：他现在的身份是西蒙·贾拉德。
.....”

接着，零号还在他的指示中进一步介绍了此人的情况和特征，最后他说：“我已要求国际警察局提供有关安波鲁兹的更详细的情况。目前，警察人员正在对贝鲁特所有的饭店和待租的房间进行清查，其他情况，十点钟再跟你们联系。”

哈姆一边读着电文，一边吃惊地摆了摆头，快步向电话机走去，恨不得马上将这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告诉给外出的伙伴们——哈姆知道他们正

在鸽塔饭店吃晚饭——离开住地后要及时跟家里取得联系，这已成为十三个小侦探自觉遵守的一条纪律了。

餐厅里响起了呼唤艾哈迈德的声音，他马上向电话机跑去，听筒里传来哈姆急促的声音：

“零号来了指示，有一个人潜入贝鲁特，要求尽快将他拘捕，其他情况还不清楚，十点钟零号还要再来指示。”紧接着她一口气将收到的报告简要地说了一遍。

艾哈迈德听完后，立刻说：“我们马上回去！”放下听筒，转身向围坐在餐桌旁的同伴跑去，通知大家立刻上车回家。从他严肃的神情中，伙伴们都意识到，肯定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艾哈迈德心里盘算着：十三个小侦探，目前在贝鲁特的只有欧斯曼，乍碧黛，法赫德、丽玛、哈姆和自己，该怎么应付眼前的任务呢？

五个小侦探迅速地跳上两辆红车，开动马达，向山下奔去。山路崎岖、蜿蜒，快速行驶时要格外小心才行。欧斯曼开着第一辆，乍碧黛驾驶着第二辆，两辆车一前一后飞驰在下山的路上。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拐弯的标记，突然，响起了一声震耳的爆炸声，乍碧黛那辆车上

的小鬼们马上意识到是前面欧斯曼驾驶的汽车轮胎爆了一个。顿时，汽车失去了平衡，歪着身子箭一般向路右边的深谷冲去，欧斯曼赶忙踩刹车，同时把方向盘拚命向左打，避免汽车坠入右边的悬崖。汽车绕着自身转了一圈，停了下来，车头在路边，而车尾却悬在陡峭的山崖边。坐在前排的欧斯曼和丽玛刚想下车，汽车马上向后倾斜，后半部分显然比前半部分重，随时都有坠下悬崖的可能，他俩赶紧原地坐下，尽量保持汽车的平衡，以免发生车坠人亡的事故。乍碧黛驾驶的汽车停了下来，一些同方向和迎面开过来的汽车也都停了下来，整个路面几乎都被堵塞了。

这情景真是太危险了，欧斯曼和丽玛只要再一动弹，就足以使汽车滑向深谷，整个汽车正好悬在峭壁的边缘，恰似一个灵敏的天平，任何一点活动都会使它失去平衡，发生不测。

乍碧黛、法赫德和艾哈迈德向悬空的汽车跑来，与此同时，一个黑皮肤的高个子从白色的福克斯汽车里下来，快步朝出事的方向走去，一边高举双手，示意五个小鬼等一等，一边又招呼其他汽车上的人，大声喊着：“快来，帮帮忙！把车子向前拉过来一点！”

喊声刚落，就走过来十几个人，把悬空的汽车围了起来，从各个方向抓住车身，用力向公路上拉。法赫德捡了一块石头，垫在前轮的后面，防止汽车向后滑。黑大个喊着号子，大家一齐用劲，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把悬空的汽车往公路上拉。多么紧张、惊险的时刻呵！

汽车终于被拉到平路上来了。欧斯曼和丽玛从车上跳下来，向黑大个走去，激动地握着他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黑大个拍着手上的灰尘，微笑着说：“小家伙，你大概是开得太快了吧！多险啊，要不是你的运气好，恐怕就得山底下见了。”欧斯曼感激地望着他说：“多谢了，真想跟您交个朋友。”那人爽朗地一笑：“我叫赛米尔·萨拉姆……”他的话被汽车相撞的声音打断了，紧接着传来了高声的怒骂。

原来，来往的车辆已在公路上排成了两条长龙，二十米以外的地方，一辆黑色的卡车企图从拥挤的汽车中穿行，司机疯子般地开着它在狭窄的缝隙中扭来扭去，根本不考虑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四个小鬼把汽车推到远离交通要道的地方，七手八脚地把备用轮胎换上，没用十分钟，两辆

汽车又飞驰在通向贝鲁特的公路上。当经过刚才撞车的地点时，还听到被撞的那辆汽车主人在原地高声咒骂着，而那个撞车的人却早已溜之大吉了。法赫德对乍碧黛说：“真怪！刚才那辆车的主人为什么非要急着在这么拥挤的地段强行通过呢？”

乍碧黛撇了撇嘴说：“我早就看见他疯子般地转动着方向盘，也不管道路多么狭窄、拥挤、硬是把汽车开得飞快，就象被人追赶，急着要逃跑似的。”

汽车向前疾驶着，这时，太阳渐渐向西面高山的背后沉下去，把半边天上的云彩、大地和山尖染成了一片桔红，山谷静了下来，忽然，欧斯曼在一处拐弯的地方，发现一束强光闪了一下，似乎有金属样的东西隐藏在路边的丛林中。就在汽车要从隐藏着东西的那个地方开过去的一刹那，他迅速地转过脸去看了一眼，凭着他锐利的目光，看见在浓密的树丛中好象是汽车前面的金属旗杆在抖动，这使他立刻想起了那辆黑色的卡车和它的主人。欧斯曼灵机一动，决定停下车来再仔细看看。于是他打开了车尾的转向灯，将车停靠在路边，不一会儿，乍碧黛也赶了上来，把

车停在了它的正后方。欧斯曼下了车，向乍碧黛的汽车跑过来，对法赫德和艾哈迈德说：“刚才出事的那辆卡车的司机太可疑了，你瞧他那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样子，简直就象个亡命徒，根本不把他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刚才我从路旁的树丛中发现了汽车前面的金属旗杆，好象是那个人汽车上的，所以，我想停下来花几分钟看看个究竟。”

欧斯曼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五个小鬼顺着他指的方向，离开公路，走下山坡，朝着树丛背后藏汽车的方向走去。——欧斯曼的判断还真准，果然是那辆撞了别人汽车的卡车藏在这里。

汽车的门大敞开着，欧斯曼悄悄地走过去，——车上连个人影也没有，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借着手电的光线察看着车内，的确是空的，没有一丝放过东西的痕迹。突然，灯光落在一张粉红色的厚纸片上，欧斯曼弯腰捡了起来，借着手电光一看，原来是一张船票，上写着：

埃及海运公司

一等舱

13号房间

姓名：西蒙·贾拉德

艾哈迈德还没来得及告诉其他人急着赶回贝鲁特的原因，他只是对大家说，接到零号的指示，要求他们立刻返回总部。所以这张船票并没有引起欧斯曼的注意，若不是他天生的那股探险家的机警劲儿，他几乎要将它随手丢到一边去了。欧斯曼顺手将票递给了身后的乍碧黛，她又转交给艾哈迈德，用手电筒照着读起来，艾哈迈德惊异的喊叫引起了小伙伴们的注意。

艾哈迈德说：“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欧斯曼困惑地问：“怎么了？”

“这太重要了，”艾哈迈德兴奋地把欧斯曼抱了起来，“你捡到的不是一张普通的纸片，而是一根用金丝线织成的线索。”

欧斯曼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说：“真是莫名其妙！是什么使它宝贵到这种地步？”

艾哈迈德若有所思地说：“看起来，这大约是我们收到零号指示一个小时以后，安波鲁兹丢下的。”

欧斯曼摸了摸自己头上那短短的黑黑的波浪形卷发，傻乎乎地说：“你说的话我怎么连一句也听不懂？谁是安波鲁兹？”

四个小伙伴将艾哈迈德围起来，于是，他简

要地把零号关于安波鲁兹的情报告诉给大家：职业杀手，善于伪装，点射、快射命中率极高……。

乍碧黛说：“太巧了，这么快就发现他的线索。”

艾哈迈德接着说：“我分析，他可能是看到汽车那么拥挤，马上想到会不会是警察正在检查过往的车辆，而他疯狂失常的行为正说明他是怕被警察抓获。”

丽玛说：“他只比我们早走了几分钟，肯定不会走得太远。”

艾哈迈德点了点头，同意丽玛的意见。“现在我们就以这辆汽车为中心成扇形散开，搜查周围这块地方，半个小时后回来集合，怎么样？”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抬起了手腕，对了对各自的手表，只听艾哈迈德说：“现在是8点15分，差一刻9点集合，欧斯曼和丽玛一组，乍碧黛和法赫德一组，我自个儿一组，开始行动吧！”

五个小侦探迅速散开，他们各自打开自己的手电筒，仔细查看着地上可疑的痕迹。这一带，树丛茂密，山坡陡峭，走路不能不小心。艾哈迈德很快发现了一个疑点：浓密的树枝间，有一

个树杈被折断了，很显然这是刚刚被人踩过后折断的，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猫着腰仔细查看着树枝的断处。忽然，那边离他很近的地方有动静。他立刻象一尊泥塑一样。一动也不动地原地站立。但是，周围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只听到远处公路上偶而过往汽车的声响。

艾哈迈德暗暗地在心里说：“除非你变成了耗子和麻雀，否则看你往哪儿逃？他边搜索，边前进，竖起两耳，机警地辨别着哪怕是非常细小的动静。忽然，正后方树下发出了金属的碰撞声，他刚打开手电筒向那儿照了一下，马上又将开关关闭上了，因为树下发出了子弹上膛的声音，艾哈迈德意识到，那个安波鲁兹离自己很近，而且他使用的很可能是无声手枪。

周围又静了下来，艾哈迈德从刚才的子弹上膛声猜测安波鲁兹很可能在自己的正后方。于是他敏捷地绕着大树向右转去，蹑手蹑脚尽量不出声，当他转到自认为是安波鲁兹的背后时，便径直向他扑去，但是哪里还有人呢？

艾哈迈德站在那里想了想，用嘴学起蝙蝠叫来——这是他们十三个小鬼侦察呼叫的暗号，刚叫了两声，就听到身后有声音，再想转身，但已

来不及了，只觉得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倒了下去。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向他走来，他失去了知觉。

四个同伴都听到了蝙蝠的呼叫声，等他们辨清了方向，立刻跑过来，这才把艾哈迈德从死亡的边缘解脱出来。因为安波鲁兹已将手枪靠近了他的脑袋，刚要扳动板机，急促的脚步声使他不得不赶快逃走。

手电筒光下，四个小鬼看到艾哈迈德躺在地上，个个心里都充满了复仇的怒火。欧斯曼好象听到不远的地方有人走动的脚步声，便转身追了上去。激烈的追逐在漆黑的深谷中展开了，在这里完全靠着自己的两只耳朵。他们每个人都不时地伏在地上，细听对方的动静，辨别着对方所在的方向。欧斯曼更得加倍小心，他既没带手枪，而面对的又是这样一个枪法极准的职业杀手。

欧斯曼油黑的皮肤使他和黑夜溶为一色，他伏在一棵树后，过了半天却听不到那人的动静了，他心里想：这个狡猾的家伙是潜伏在哪里不动了呢？还是离自己太远了，无法听到他的声音了呢？

欧斯曼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有什么可疑的动静，便垂头丧气地回到艾哈迈德的身边，乍碧黛、丽玛和法赫德仍旧围在他身旁，这时艾哈迈德已经醒了过来，欧斯曼十分懊丧地说：“目标消失了。”法赫德安慰他说：“在这样的密林山区追踪坏人，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艾哈迈德一骨碌坐起来，接过法赫德的话题说：“但是这是我们跟踪他的好机会。这么快就和他展开了遭遇战，真是再巧不过了，我看还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机会”。

欧斯曼担心地说：“你还能参加追击吗？”

“完全可以”，艾哈迈德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开始吧，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别忘了敌人还带着武器呢”。

他们又散开了，欧斯曼和丽玛，法赫德和乍碧黛，艾哈迈德仍然一个人。夜色更浓了，黑暗中的手电灯光，仿佛天边的星星一样在山谷间眨着眼睛。

忽然，丽玛发现前边有一个东西，好象是用树枝伪装成的土堆，尽管被干树叶覆盖着，但仍能看出是新堆起来的。丽玛在一棵树后站了一会儿，指给身边的欧斯曼看。艾哈迈德的提醒